**一、我的早年生活**

人類進步的發展，至關重要地仰賴於發明。它是人類創造性大腦最重大的產物。其最終目的在於完全掌握精神對物質世界的控制，駕馭自然的力量以滿足人類的需求。這是發明家的艱巨任務，他們常常不被理解和沒有得到回報。但他們在愉快地運用自己的能力，以及知道自己是那一群特權階層中的一員，而沒有他們，人類種族早就會在與無情自然元素的苦苦鬥爭中滅絕，從中找到了充足的補償。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享受到這種極致的樂趣，多到好幾年來，我的生活幾乎是持續的狂喜。我被認為是最努力工作的人之一，也許我是，如果思想等同於勞動，因為我幾乎把我醒著的時間都投入其中。但如果工作被詮釋為根據嚴格規則在特定時間內完成的明確表現，那麼我可能是最糟糕的懶鬼。所有被迫的努力都需要犧牲生命能量。我從未付出過這樣的代價。相反地，我從我的思想中獲益良多。

在試圖以連貫且忠實的方式，藉由《電氣實驗家》編輯的協助，在此系列文章中描述我的活動，這些文章主要是針對我們年輕的讀者，我必須不情願地談及我童年的印象，以及決定我職業生涯的環境和事件。

我們最初的努力純粹是本能，來自於生動而無拘無束的想像力的驅使。隨著我們年歲漸長，理性開始 assert itself，我們變得越來越有系統和有設計感。但那些早期的衝動，雖然沒有立即產生效果，卻是最重要的，可能會塑造我們的命運。事實上，我現在覺得，如果我理解並培養它們，而不是壓制它們，我就可以為我留給世界的遺產增添不少價值。但是，直到我成年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發明家。

這一切都是由於許多原因。首先，我有一個天賦異禀的兄弟，他是生物學研究無法解釋的罕見智力現象之一。他早逝讓我的父母悲痛欲絕。我們擁有一匹由一位親密朋友贈送的馬。這是一匹阿拉伯血統的雄偉動物，擁有近乎人類的智慧，並受到全家的愛護和寵愛，它曾在一次非凡的事件中救了父親的命。一個冬天的夜晚，我的父親被召去執行一項緊急任務，當他穿越狼群出沒的山區時，這匹馬受驚逃跑了，把他狠狠地摔倒在地。它流著血、筋疲力盡地回到家，但警報響起後，它立即再次衝出去，回到原處，搜索隊還沒走多遠就遇到了我的父親。他已經恢復意識並重新騎上了馬，並未意識到自己已經在雪地裡躺了幾個小時。這匹馬是導致我兄弟受傷致死的罪魁禍首。我親眼目睹了這場悲劇，儘管已經過了五十六年，但我對它的視覺印象絲毫沒有減弱。回憶起他的成就，讓我所有努力都顯得黯然失色。

**一、我的童年**

人類進步的發展，仰賴於發明，這是人類創造力最偉大的成果。發明的最終目的，是完全掌握心智對物質世界的控制，駕馭自然的力量，以滿足人類的需求。這項艱巨的任務，常使發明家備受誤解和忽略，但他們從自身能力的運用，以及身為特權階層的一份子，找到了滿足。若無發明家，人類種族早已在與無情自然元素的抗爭中滅絕。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沉浸在無比的樂趣中，多年來，我的生活幾乎是持續的狂喜。我被認為是最努力工作的人之一，也許的確如此，如果思想等同於勞動，因為我幾乎把所有清醒時間都投入其中。但如果工作被詮釋為根據嚴格規則在特定時間內完成的明確表現，那麼我可能是最糟糕的懶鬼。所有強迫的努力都需要付出生命的能量，而我從未付出過這樣的代價。相反地，我從我的思想中獲益良多。

為了讓年輕讀者了解我的工作歷程，我必須藉由《電氣實驗家》編輯的協助，在這個系列文章中以連貫且忠實的方式描述我的活動。因此，我不得不回顧年少時的記憶，以及影響我職業生涯的環境與事件。

最初，我們的努力源自本能，來自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隨著年歲增長，理性逐漸主導，我們變得更為條理、更有計畫。然而，那些早期的衝動，雖然未立即開花結果，卻具有深遠意義，可能塑造我們的人生軌跡。事實上，我現在認為，如果當時理解並培養這些衝動，而不是壓抑它們，我所留給世界的貢獻會更具價值。然而，直到成年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是一位發明家。

這一切都有許多原因。首先，我有一個天賦異稟的兄弟，他是生物學研究無法解釋的罕見智力現象。他英年早逝，讓父母悲痛欲絕。我們家有一匹馬，是親密朋友贈送的禮物。這匹阿拉伯血統的雄偉動物，幾乎擁有人的智慧，深受全家人的喜愛。它曾在一次非凡的事件中救了父親的命。一個冬夜，父親接到緊急任務，穿越狼群出沒的山區時，這匹馬受驚逃跑，將父親狠狠地摔倒在地。它流著血、筋疲力盡地回到家，但聽到警報後，立即又衝出去，回到原處。搜索隊還沒走多遠，就遇到了父親。父親當時已經恢復意識，重新騎上了馬，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已在雪地裡躺了幾個小時。這匹馬也是造成兄弟受傷致死的罪魁禍首。我親眼目睹了這場悲劇，即使過了五十六年，視覺印象依舊鮮明。想起他的成就，讓我所有努力都黯然失色。

Anything I did that was creditable merely caused my parents to feel their loss more keenly. So I grew up with little confidence in myself. But I was far from being considered a stupid boy, if I am to judge from an incident of which I have still a strong remembrance. One day the Aldermen were passing thru a street where I was at play with other boys. The oldest of these venerable gentlemen—a wealthy citizen—paused to give a silver piece to each of us. Coming to me he suddenly stopt and commanded, “Look in my eyes.” I met his gaze, my hand outstretched to receive the much valued coin, when, to my dismay, he said, “No, not much, you can get nothing from me, you are too smart.” They used to tell a funny story about me. I had two old aunts with wrinkled faces, one of them having two teeth protruding like the tusks of an elephant which she buried in my cheek every time she kist me. Nothing would scare me more than the prospect of being hugged by these as affectionate as unattractive relatives. It happened that while being carried in my mother’s arms they asked me who was the prettier of the two. After examining their faces intently, I answered thoughtfully, pointing to one of them, “This here is not as ugly as the other.”